

## 做“老实人”的好处

□ 江舟

唐穆宗时期,牛僧孺有一段时间担任户部侍郎。一天,牛僧孺正在办公,唐穆宗的贴身宦官急匆匆地赶过来找到牛侍郎,说:“皇上有要事召见你,你赶紧去面见皇上吧。”牛僧孺心想:“除了在朝廷上议事,平时和皇上没有什么交集啊,如果有什么工作上的事情,也是找户部尚书才是。是不是自己惹麻烦了?”心中忐忑不安的牛僧孺见到唐穆宗后,赶紧跪下磕头,给皇上请安。唐穆宗坐在龙椅上,看着牛僧孺,不紧不慢地说:“当年宣武节度使韩弘和儿子韩公武是不是向你行贿过?”牛僧孺一听,紧张得汗都流下来了,他赶紧回复皇上:“韩弘父子当年确实几次向臣行贿,但是我一个子都没有拿,全都拒绝了。”唐穆宗用眼睛盯着牛僧孺,继续问:“爱卿可否发誓?”牛僧孺赶紧对天发誓:“臣向皇上所说的句句是实话。如果有假话,任凭皇上发落。”唐穆宗突然大笑起来,让牛僧孺平身说话,然后告诉牛僧孺召见他的缘由。原来,唐穆宗最近见到宣武节度使韩弘和儿子韩公武的一本账本,上面记载着当

年他们父子为了堵人口舌而行贿的官员名单。据账本记载,满朝文武中,唯独在牛僧孺的名字旁边有红笔写了一行小字:“某年某月,送牛侍郎钱物若干,牛侍郎不受。”这使得唐穆宗不由对牛僧孺刮目相看。唐穆宗最后对牛僧孺说:“当年,韩氏父子权倾朝野,但是爱卿坚决拒贿,难能可贵啊。正好现在宰相空缺,我看,你就担任宰相,做我的左膀右臂吧。”听完唐穆宗这番话,牛僧孺以为自己活在梦中。拒收韩氏父子的贿赂,却让自己当上了宰相,连升三级啊。牛僧孺赶紧跪拜谢恩。

唐宣宗喜欢带着大臣游猎,并且在游猎的过程中喜欢乔装打扮微服私访。公元855年,宣宗微服私访到了醴泉县一个农村,看见几十个农民聚集在一个祠堂里讨论什么事情。宣宗觉得好奇,就上前去询问缘故。乡村的农民七嘴八舌地回答说:“我们醴泉县的县令李君爽真是一个好官,不贪不送,勤政爱民,政绩突出。听说他县令的任期马上就要到了,任期一到就要罢官回家。我们真舍

不得他走,希望他能留下来。所以一起到祠堂敬拜祖先,希望祖先有灵,使我们的愿望能够实现。”唐宣宗听到老百姓的议论,就把李君爽的名字记在心里。没多久,正好怀州刺史的职位空缺,唐宣宗没有多想,亲亲手写诏书,任命李君爽为怀州刺史。皇帝亲自写诏书任命官员,开了先河啊,这让宰相和吏部官员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弄不明白李君爽和皇上是什么关系。县令李君爽本人也心里没底,心想自己不跑官不要官,怎么会突然升迁呢?直到李君爽到京城向宣宗当面谢恩时,唐宣宗才把原因告诉他。

现在社会,有很多人认为做老实人吃亏。但是翻开历史这本厚重的大书,我们可以发现:不随波逐流的正直的老实人,有时候是孤独的,但是往往又是幸运的,因为他们的正直品格最终会得到历史的肯定。“栖守道德者,寂寞一时;依阿权贵者,凄凉万古。”《菜根谭》里面这句话,就是对那些秉持道德操守之人最好的人生诠释。

——摘自《青年文摘》

## 最好的样子

□ 肖遥

岩井俊二导演的电影《你好,之华》里有句台词:“愿你活成最好的样子。”

之南的故事其实在有意无意地追问:那些学生时代令人难忘的“女神”,后来有没有活成“最好的样子”?

未必。甚至有可能青春期就已经是她们的人生巅峰期,她们是朴树歌里的“那些花儿”,是贾宝玉眼中大观园里的姐妹们。在《红楼梦》里,这些美丽又脆弱的生命后来经历的是“一年三百六十日,风刀霜剑严相逼;明媚鲜妍能几时,一朝漂泊难寻觅”。

这个过程,如同村上春树所说:“不管是樱、萤或枫,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失去它的美丽。我们为了目击那一瞬的光彩,路途再远也愿意前往。那里存在的不只是纯粹的美丽,人们亲眼确认它们失去小小的光芒,看到鲜艳的色彩在眼前凋零,会不自觉地松一口气。当目睹一场美丽的盛宴消逝时,反而能找到安心感。”

这正是日式审美中所谓的“物哀”,正如随风飘舞的樱花花瓣带给人的感伤和哀愁。一阵清风吹过,花瓣无声飘落,面对这种“雾月难逢,彩云易散”的悲哀,即便内心已经汹涌如海,表面上也只是云淡风轻,将之化成一种对命运的接受乃至品味,哪怕是面对生离死别。

关于分手、离别、失败等生命不可承受之绝望,物哀式的审美提供了一个视角:化悲痛为力量,就是将自己充分地沉浸到人间烟火中去。比如在是枝裕和的电影里,会不厌其烦地出现食物——《步履不停》的家庭聚餐,《海街日记》中奶奶酿的梅子酒。同样受伤,“吃货”更容易恢复元气。就像苏轼被贬到“天涯海角”,惊叹于生蚝“食之甚美,未始有也”,很快忘了自己身陷绝地之苦、政治生命面临终结之痛,并一本正经地修书给儿子,让他千万不要公开生蚝的秘密,担心被朝中士大夫知道了,会跑到海南来跟他抢——真可谓“垂死病中惊坐起,吃喝玩乐又一年”。

除了美食,琐事为何能够治愈我们?当非常投入地准备一份早餐或打扫一间院子,体会每个动作和细节,把其中的感受无限拉长,就像把视频以四分之一的速度播放的时候,给人的感受就完全变了——电影镜头里,伴随着音乐和簌簌落下的缓慢的雪花或旋转的落叶,男主和女主说好了谁也不回头,各自走向再也没有对方的未来。即便是失恋和分手,因为放慢了节奏,拉长了过程,并不急于奔向一个终点,也会变得浪漫起来。

话说回来,究竟什么是最好的样子?在人群熙攘之处,心中不免寂寥;我们仿佛永远也达不到别人眼里“最好的样子”——不如姐姐美,不如妹妹萌,比不上哥哥一家人和美幸福,也比不上弟弟放浪不羁、活出自我,甚至不如从前的自己无知无畏、精气十足……日式审美告诉我们,“最好的样子”其实就是当下的经历:一箪食、一瓢饮,一种心动、一场付出,和别人无关,只和眼下的选择和承受有关。

哪怕我们终将坠落,像落叶、落花、落雪,在兜兜转转、纷纷扬扬的那一瞬间,也可以是最好的样子。

——摘自《羊城晚报》

点 滴

## 不能多写一个字

□ 侯美玲

有一年,朋友去拜访周有光,看到了放在桌上的几页《语文闲谈》草稿。最初的一份有四百余字,且删改了很多处;第二份有二百字左右,亦有删改的痕迹;到第三份,就只剩下几十个字了。

朋友读完,评价道:“行文短小,通篇没有废话。结尾戛然而止,看似很突兀,细细品来,却意味深长。”他笑着问:“一篇文章删去多半,不觉得可惜吗?”周老微笑着回答:“不可惜,要说的事情已经全部交代清楚,再多说一个字也显多余。”朋友说:“如此一来,稿费便少了许多!”周老正色道:“那也不能多写一个字!”

——摘自《今日文摘》

## 等和耐心不一样

□ 吴淡如

我们常把等和耐心混为一谈。其实聪明人懂得,什么时候该有耐心,什么事则不能等。

可以用努力改变的事情不能等,不能用努力改变的事情要有耐心;该做的事不能等,对结果却要有耐心;人生目标不能等,对人性却要有耐心。等和耐心不一样。在我看来,成功的人多半知轻重、有条理,会把许多事情放在不同的抽屉里。理出头绪是一种基本智慧,分门别类是一种哲学。在人生混乱时,最不能等,越等越会使人陷入混乱。

——摘自《公务员文萃》

## 提笔

□ 朱天文

如果那也算创作——四岁时一个暑假,妈妈抱我在门前看星星,见天空划过一道流星,我说:“星星多么美丽地滚下来。”可以想见当时的妈妈会如何惊诧且觉好笑呢,以至于二十年后的现在,她仍屡屡向朋友们提起。

家里有小孩的人都知道,其实三五岁的儿童哪一个不是天才。我有位朋友做早点煎蛋,不小心蛋黄流了出来,她叫了声:“糟糕,破了!”她读幼儿园的儿子在旁说:“没关系,妈咪,我们把它补好。”又有位朋友的侄女告诉我:“鱼缸里两条小花鱼,这条是男鱼,那条是女鱼。”还认真地说,“因为女鱼穿着裙子呀。”并指出女鱼眼睛上有两弯细眉毛。每每被这些小天才惊得张口结舌,就想自己也生一个孩子,只要把孩子的一句句话记录下来,就够出一本好书了。所以我素来对婴儿与儿童手足无措,好像他们是面魔法镜,照出我这个庞然蠢物。

记得有一回,那是初春太阳煦煦的午后,家家在院里晒被褥,隔邻门口一辆红色推车里放着个女娃娃,玉琢琢一团粉人儿,一会儿舞拳,一会儿踢脚,一会儿又笑,简直没有半刻停歇,每一寸都是绝对灵动的。她的眼睛令人羡慕极了,眼白透着澄净的瓷蓝,是婴儿的眼睛中才有的那种蓝。我看着看着却惆怅起来,心想这一

刻怎么也无法永远留住,她自己也永远不会知道。相片留下来的当然不能算,最终是唯我看到、知道,而且可预见,她一天天长大,一位天才于焉陨落,终无人知。

生活当中,不知有多少这样的时刻,想留留不住,像京戏里紧锣密鼓砰鏖一停、亮相,像抽刀断水——水更流。我非常悲哀地发现,对于稍纵即逝的瞬间,除了提笔,几乎没有任何方式可以留住。若有所谓的写作动机,或许我写的就是这个。

常言道,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。读到庾信《春赋》中的一句“影来池里,花落衫中”,眼前一亮,始觉赤子之心竟就是这样,人与物毫无一点隔膜——喊山山响,叫水水应,众生百相如影来池中,兜兜拢拢落花又一身,原来都是自家人、自家事,多么热闹痛快啊。《史记》中描述刘邦“仁而爱人”,司马迁自己亦被批评为“多爱不忍”。果然没有一部历史像《史记》这样写游侠、刺客、酷吏,写得这样好看而具有文学性。我从来不相信以仇恨或压迫的情绪可以写出好文章,就连若干人喜欢讲的救赎感或忧患意识,恐怕都嫌造作。对生命的喜悦,以及对物质世界的喜悦,就是这样的赤子之心,不但能在创作上成为不竭的源泉,而且使人在惊涛骇浪中亦能不忧、不惧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■ 赐稿邮箱:dtwbzl@163.com